

明宮歷史演義

卷下

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出版

明宮歷史演義

編纂者 夢花館主

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

發行人 周健人

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

上海河南路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

洋裝二冊定價二元二角

歷史小說 明宮歷史演義 卷下

兩省官兵。先討大帽山賊。禽獲賊首。

第五十一回 叛宵藩密謀戕撫使 守安慶協力誅逆奴

却說宸濠謀變日亟。趕造兵器中仗等物。晝夜不停。他手下招集的一班強盜。居然奉了主命。做那風高放火月黑殺人的勾當。不料吳十三等。往劫新建庫銀七千兩。藏置窩主何順家中。事被巡撫孫燧聞悉。立飭南昌知府鄭璪。率役破窠。取歸庫銀。拘戮何順。孫燧又派兵捕盜。擒獲吳十三等。械繫南康府獄中。凌十一。閔廿四。漏網逃歸。報告宸濠。立即召集羣盜。前去翻牢劫獄。將吳十三奪了回來。孫燧憤怒已極。屢次奏聞。書經七上。盡被宸濠遣黨截留。只有自劾乞休一疏。到了京中。也無動靜。其時僉事許達。就任江西按察司副使。請燧先發制人。燧因兵力不足。未敢猝發。適值宸濠父死。居苦塊間。矯情飾禮。陰嗾南昌生徒。揄揚孝行。迫令孫燧奏聞。燧恐暴變。依言具奏。武宗覽畢。忽清醒道。寧王與百官不同。並無升職之望。何勞孫燧入奏。未免太糊塗了。太監張忠在旁。他本是江彬一黨。即乘間啓奏道。稱寧王孝。便議陛下不孝。稱寧王勤。便議陛下不勤。武宗驚詫道。孫燧安敢如此。張忠道。這事恐係錢寧臧賢主使。他兩人交通寧王。密謀爲逆。只怕陛下尙未知曉哩。武宗聽了。雖未深信。也不免動容變色。時東廠太監張銳。大學士楊廷和。聞武宗已入忠言。未敢附和宸濠。便議再削藩護衛。免生後患。御史蕭淮。又盡情舉發。並云。臧賢家窩藏寧藩偵卒。立飭校尉前去搜查。寧藩偵卒林華。早從複壁中逸去。只得以形迹可疑四字。回覆上命。楊廷和請仿宣宗處趙府故事。遣勳戚大臣往諭。武宗准奏。即令太監賴義。駙馬都尉崔元。都御史顏頤壽等。持諭戒飭。收撤護衛。三人奉命登程去了。再說宸濠那邊。正在府中慶賀生辰。這天是六月十三日。當地文武官員。齊來祝壽。濟濟一堂。開筵設席。演戲徵歌。好不熱鬧。正當興高采烈時。林華忽由京回來。宸濠見他形色倉皇。知有事。

故召他入內密語片時。仍出陪賓。少頃酒闌席散。衆官告歸。宸濠急召劉養正。劉吉密議。詳述林華報告情形。養正道。事已危急。萬難再緩。常言道。先下手爲強。後下手遭殃。我若不制人。必被人所制了。宸濠便請他設一個妙計。養正沈思半晌。卽與宸濠附耳低言。說了幾句。宸濠大喜。立召盜首吳十三。凌十一。閔廿四等入。授以密計。率衆分頭埋伏去訖。待至天明。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入府。說明此事。士實本是他的同黨。自然唯唯從命。辰牌將近。巡鎮三司各官都來謝宴。只見府中護衛帶甲露刃。盡入庭中。分列兩行。宸濠出立露臺。大聲說道。孝宗在日。爲李廣所誤。抱民家養子。紊亂宗祧。我列祖列宗。不得血食者一十四年。昨奉太后密旨。令我起兵討賊。爾等可曾知道麼。衆官聽了這幾句話。驚愕異常。面面相覷。獨有巡撫孫燧。挺身上前道。太后既有密旨。何不取出宣示。宸濠厲聲叱道。誰要你多言多語。我今欲赴南京。你願保駕同往麼。孫燧大怒。指斥道。你說的什麼話。太祖法制具在。誰敢違悖。言未畢。宸濠喝令拿下。早有吳十三。凌十一。閔廿四等。應聲入。便將孫燧綁縛起來。衆官相顧失色。按察司副使許逵。戟指痛罵道。你這反賊。擅敢謀害朝廷大臣麼。又回顧孫燧道。我前番勸你先發制人。未蒙允行。今已爲人所制。尙有何言。宸濠復指揮羣盜。縛住許逵。逵與燧罵不絕口。宸濠怒甚。令校尉火信等。把兩人痛毆一頓。然後牽出城門。斬首。逵臨死。尙痛罵道。今日賊殺我。明日朝廷必殺賊。至兩人殉義時。日被雲掩。慘澹無光。宸濠反借作示威舉動。並將御史王金。主事馬思聰。金山。右布政胡濂。參政陳杲。劉表。參議許效廉。黃宏。僉事顧鳳。都指揮許清白。昂。及太監王宏等。一併拘住。械鎖下獄。馬思聰。黃宏。絕粒而死。宸濠卽令劉養正。草檄傳達遠近。革去正德年號。指斥武宗。授劉養正爲右丞相。李士實爲左丞相。參政王綸爲兵部尙書。總督軍務大元帥。分遣逆黨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。脅降左布政使梁宸。按察使楊璋。副使唐錦諸人。一面令吳十三。凌十一。閔廿四等。奪取舟船。順流而下。往攻南康。知府陳霖遁去。轉攻九江。兵備副使曹雷。及知府汪穎等亦遁。數城迭陷。大江南北皆震。這次亂事。却引出一位經文緯武的儒將來了。儒將是誰。卽是前時奏劾劉瑾。講成龍場驛的王守仁。及劉瑾伏誅。周汪廬陵知縣。未幾召入京師。累遷

鴻臚寺卿。旋因江西多盜。擢任爲僉都御史。巡撫南贛汀漳。旣蒞任。卽檄閩廣兩省會兵。先討大帽山賊。擒護賊首詹師富。又進討大庾橫水左溪諸賊。遂去賊首謝志山等。復檄贛州知府邢珣吉安知府伍文定。平定桶岡。招降賊首藍廷鳳。守仁又誘斬剝頭賊首池仲容及弟仲安。追餘賊至九連山。掃清巢穴。數十年橫行無忌的積寇。一律肅清。遠近驚服。如神明。是時境內大定。守仁往謁宸濠。濠設宴款留。李士實也在座中。論及時政得失。士實道世亂如此。惜無湯武。守仁道。雖有湯武也。須伊呂。宸濠道。有湯武便有伊呂。守仁道。有了伊呂。必有夷齊。宴罷散去。宸濠知守仁不肯相從。便存了加害的心腸。適值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作亂。兵部尙書王瓊奏請賜敕王守仁往查亂事。守仁奉命卽行。因此宸濠起事。守仁獨得免禍。行至豐城。豐城知縣顧泌已得宸濠反信。有懸購守仁的消息。當將此事告知守仁。守仁臨機應變。改裝潛赴臨江。與知府戴德孺接談。德孺問計。守仁道。這裏地瀕大江。接近省會。易攻難守。不如速趨吉安。整頓防務。還可抵禦叛賊。德孺又問宸濠今番舉兵。應趨何嚮。守仁道。我爲宸濠計。有上中下三策。他若直趨京師。出其不意。是爲上策。否則徑詣南京。大江南北均受其害。雖非上策。也是中策。倘僅知據守南昌。不越雷池一步。便是下策。只待王師齊集。四面交攻。管教逆藩束手成擒了。德孺深贊他料敵如神。十分佩服。守仁卽離了臨江。逕往吉安。與知府伍文定籌商戰略。守仁道。賊若出長江。順流東下。南京決難保全。我已安排一計。使他不敢東行。俟十日後。各路軍馬調集。那時戰守皆可。不足爲患了。文定道。寧王暴虐無道。久失人心。斷不能成就大事。我公爲國討賊。定教克奏膚功。守仁便託他預備餉械。整治舟楫。俾免臨事倉皇。文定點頭稱是。願爲効力。守仁大喜。立卽遣騎四出。向各府州投遞檄文。略言「朝廷早知寧王逆謀。已遣都督許泰率京軍四萬南下。兩湖都御史泰金。兩廣都御史楊旦。及本都御史會兵共十六萬人。趨集南昌。大兵所過。沿途地方有司應供軍糧。毋得因循誤事。自干罪咎。」等語。此檄一傳。各處皆知。宸濠信以爲眞。再不敢離却南昌。別圖進行。惟李士實與劉養正二人略有見識。天天慊恚宸濠。早攻南京。宸濠頗爲心動。忽有蠟書一函。由偵騎回來呈遞。急忙拆將開來。不看

猶可。看了之後，不覺大驚失色。原來這封蠟書，是巡撫南贛王守仁密貽李士實劉養正的。內稱「二公有心歸國，甚是欽佩。現已調集各兵，駐守要害，專待叛酋東來，以便掩擊。請二公從中德惠，使彼早一日東行，即早一日殲滅。將來論功行賞。」二公當居首列。云云。此種密書，在明眼人看了，不問可知是反間計。宸濠却心地糊塗，寡謀少智，果疑李劉私通守仁。自此二人言語，都不肯輕信。緊緊的堅守南昌，過了十幾天，並無大兵臨境。方知中了守仁的詭計。追悔不及，忙請李劉計議。李劉仍執前言，勸他早日東行。宸濠意始堅決，留宜春郡王拱樞與內官萬銳等守南昌。自率李士實劉養正閔廿四吳十三等，共六萬人，號稱十萬，分五哨出鄱陽湖，蔽江東下。令劉吉爲監軍，王綸爲參贊，指揮葛江爲都督。宸濠親督中堅，並將妃媵世子侍從等一併載舟從行。舟抵安慶，投書城中，招令守吏出降。猛聽得城樓上一聲鼓響，士卒齊登旌旗密布，站立着三員大將。一是都督僉事楊銳，一是知府張文錦，一是指揮崔文。個個戎裝紮束，氣概軒昂。向着城下齊罵反賊，敢是來送死不成。宸濠也高聲答道：「本藩奉太后密旨，親自討賊。怎說造反？你等休要認錯，快快開城納降，免得枉廢性命。」知府張文錦道：「我奉皇上命令，守土撫民，只知爲國盡忠。怎如你欺君罔上的反賊？你若知罪歸順，我等當申奏朝廷，代你洗刷舊惡，倘再執迷不悟，即日身首分離。」宗祀滅絕，定貽後悔。宸濠大怒，督衆攻城。城上的矢石，猶如雨點般打下。把前列衝鋒的士卒射傷多人。連宸濠的盔纓上，也中了一箭。宸濠吃驚不小，慌忙麾衆暫退。到了第二天，仍督隊猛力攻城。城上嚴密守禦，無隙可乘。自辰至暮，佔不得絲毫便宜。一連數日，城守如故。是時浙江留守太監畢貞起兵應濠，遣僉事潘鵬至安慶，助濠攻城。鵬本安慶人，遣家屬持書入城，諭令速降。崔文怒碎來書，並將來使斬首，擲出城外。宸濠又令鵬至城下，呼崔文等答話。崔文面數其罪，喝令左右把潘鵬家屬，不問男婦老幼，都是一刀一個。梟首示衆。潘鵬悲忿異常，請命宸濠，誓破此城。要知安慶是否攻破，守仁是否來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王守仁襲破南昌城

伍文定拒戰黃家渡

却說潘鵬的家屬。盡被崔文所斬。悲忿填胸。率衆併力攻城。怎奈張文錦等同心協助。應變合宜。任你幾番衝突。迭次仰攻。依然不能得手。枉費勞心。宸濠歎道。一座安慶城。尙且如此難破。還能夠奪取金陵麼。說罷。愁悶不已。我且擱過一邊。再說王守仁已在吉安。徵集各兵。出發樟樹鎮。臨江知府戴德孺。袁州知府徐璉。贛州知府邢珣。瑞州通判胡堯元。童琦。推官王暉。徐文英。以及新塗知縣李美。太和知縣李楫。寧都知縣王天與。萬安知縣王冕等。一齊率兵來會。計得八萬人。悉聽守仁號令。進抵豐城。守仁集衆官會議。推官王暉進言道。現聞甯賊攻安慶城。多日不能下。連日衝擊。兵力已疲。銳氣盡失。我當利用此機。統率大兵往援。與安慶守兵前後夾攻。必能破賊。甯賊一敗。南昌唾手可得了。守仁道。君言未嘗不是。但思我軍欲救安慶。必越南昌。這是第一層困難。二來我軍與宸濠相持江上。勢均力敵。未必定操勝券。三來安慶守兵。僅能自保。不足爲我援應。設或南昌賊兵。隨後絕我餉道。南康九江又合力謀我。使我腹背受敵。欲進不能。欲退不得。直是自蹈危地了。據我主見。不如徑攻南昌。王暉疑慮未釋。復道。甯賊以南昌爲根據地。留守必嚴。我軍進攻。斷難猝拔。安慶被圍日久。孤城易陷。未得南昌。先失安慶。恐非良策。守仁微笑道。你把反賊看得太重了。他因中了我計。遲不發兵。及後得知受給。忿無可洩。悉出精銳隨行。南昌必然空虛。我軍正好乘機進取。他聞南昌危急。一定倉猝還兵。自救老巢。非但安慶圍解。而且待他回來。南昌已被我奪下。那時賊衆首尾牽制。進退失據。必被我所擒了。王暉等聽罷這番議論。盡皆悅服。守仁就將全隊人馬。分爲十三哨。每哨多約三千人。少約千五百人。卽以伍文定爲先鋒。囑令次第薄城。各攻一門。九哨作正兵。四哨作游兵。正兵責成攻擊。游兵往來策應。囑未畢。忽得探騎歸報。甯王出兵時。暗在南昌城南設伏。作爲城援。守仁得悉。立召知縣劉成緒入內。命他帶騎兵五千。晝夜出發。先從間道潛行。掩襲伏兵。守緒奉令去訖。守仁准定七月十九日發兵。向南昌進行。至二十日黎明。齊至汎地。當卽下令軍中。一鼓薄城。再鼓登城。三鼓不登者斬。四鼓不登。戮及隊將。一面將檄諭射入城中。曉示城中百姓。各閉戶自守。勿助亂。勿恐畏逃匿。一面飭各軍整頓攻具。攜取至城下。但聞一聲鼓響。

早將雲梯豎起。等到鼓聲再震。各軍如蜂屯蟻聚一般。緣梯齊上。奮勇攀登。城上守卒忙將矢石拋下。怎奈官軍前仆後繼。好像潮水似的擁上。應接不暇。專候城南伏兵前來救援。不料遠遠地一片火光。返射城頭。明知伏兵已遭截擊。萬難再守。各顧性命要緊。一闌的走了。等到三通鼓罷。各軍大半入城。將門開放。守仁麾軍大進。如入無人之境。是時劉守緒破了伏兵。也入城來了。全城已陷。出榜安民。嚴申軍律。因聞贛州奉新兵。有違令劫掠情事。守仁立斬以徇。兵民始得相安。正欲率領各軍圍搜王宮。忽見王宮火起。濃烟潑墨。烈焰衝霄。一片的爆裂聲。坍塌聲。及號哭聲。陸續不絕。守仁忙令各軍上前撲滅。突見火光影裏。擁出一羣人來。向前奔走。早被伍文定看得清楚。喝令軍士拿下。一個都沒有走脫。獻至軍前訊問。知是宜春郡王拱樞。和那逆黨萬銳等人。當將一衆人犯。打入囚車。再行滅火入宮。宮人除焚斃外。一律拘緊。遣散脅從吏民。檢點倉庫金銀錢穀。存蓄尙多。守仁取了一半。犒賞從征將士。餘皆核數登籍。嚴加封閉。這事按下慢表。且說守仁在吉安時。早將宸濠反狀。飛報京師。武宗也有些慌張了。立召諸大臣會議。許泰劉暉等紛紛議論。未能一致。獨有尙書王瓊深信守仁可恃。早晚定有捷報。將此意宣告大衆。只有江彬奏請武宗親征。武宗正好借這名目。遂了南巡的本意。當即傳旨內閣。略稱宸濠悖逆天道。謀爲不法。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邊兵征勦。所下璽書。改稱軍門檄。楊廷和等諫阻不從。只將太監蕭敬泰用盧朋都督錢寧。優人臧賢。尙書陸完等。收逮下獄。籍沒家產。立命江彬速發禁軍。用作前驅。自帶妃嬪人等。啓蹕出京。這時王守仁的捷音已到。武宗留中不發。仍是按着路程南下。在途日子頗長。我且把南巡事暫擱一邊。先將守仁擒宸濠事敘述一個明白。守仁既得南昌。休息了兩天。即擬遣伍文定徐漣戴德孺等分道出兵。忽由偵卒走報。宸濠撤安慶圍。來援南昌。衆官都說此次叛藩挾怒而來。兵鋒必銳。不如堅壁固守。待他糧盡援絕。然後乘隙追擒。爲是。守仁搖首道。宸濠兵馬雖衆。多係烏合。到處焚掠。號令全無。從未經過大敵。所稱士馬精強。徒有虛名罷了。現在安慶不能取。南昌又被我攻下。進無可進。退無可退。衆心先已慌亂。怎肯拚着寶貴的性命。求那未來的富

貴呢。我今乘機趨勢。發兵邀擊。他必不戰自潰。還敢與我相持麼。正說時。又報撫州知府陳槐率兵到。守仁喜甚。接見後。溫言慰勞。將新兵檢閱一過。到了次日。復得偵報。宸濠的先鋒隊。已抵樵舍。守仁卽升座大堂。傳集衆將聽令。面諭道。叛藩就擒。正在今日。還望諸君爲國効勞。努力破賊。衆將齊集應命。守仁第一條令箭。仍令伍文定爲前驅。又召余恩近前。囑咐道。你去接應伍太守。我有錦囊一枚。內藏祕計。可至軍前啓視。與伍太守依計而行。不得有誤。當將錦囊遞給文定。兩人領命去訖。復喚邢珣聽令。也授錦囊一個。囑他照計行事。邢珣應聲自去。又令徐璉戴德。儒分兵兩隊。作爲左右翼。夾擊賊兵。徐戴遵命去了。守仁分遣諸將。自率親兵數千名。出城駐紮。專待各路捷音。這邊安排已定。又要提及那邊的宸濠了。宸濠圍攻安慶。半月不能下。正擬督兵填濠。一鼓登城。忽得南昌被圍警信。一時沒了主意。急令撤兵還救。畢竟李士實還有些見識。進諫道。南昌守兵單弱。斷非王守仁敵手。我若還救。恐已不及。不如徑取南京。卽位稱尊。傳檄天下。大江南北。容易平定。那怕江西失去。也不難恢復。宸濠沈吟道。話雖有理。但南昌是我根本重地。金銀錢穀積儲尙多。我若盡行失却。軍用缺乏。怎不還救南昌。所以不得不顧全根本。再圖別策。士實快快而退。宸濠卽督率將士登舟。溯江而上。直抵阮子江口。先遣精兵二萬。還救南昌。自率大兵後應。先鋒隊順風揚帆。聯舟直上。越過樵舍。進逼黃家渡。遠遠望見許多戰船。分作兩隊排列。船上旗號鮮明。前面的是伍字旗。後面的是余字旗。他却不放在心上。只趁着一帆風。鼓噪前進。伍余兩人。早將錦囊看過。用那誘敵的祕計。略一交戰。卽便佯輸詐敗。返舟急走。宸濠聞前軍得利。向前追趕。也隨後率衆繼進。但前後相隔頗遠。相顧不及。一時乘勝爭先。反弄得斷續不連。那知邢珣奉了密計。繞出敵軍先鋒隊後面。衝擊過去。敵軍已慌了手脚。怎禁得前面的伍余兩軍。翻身殺回。放出真實的本領來。擊沈了敵船多隻。宸濠瞭望見了。忙飭各舟赴救。剛正駛近戰線。又聞左右砲響。殺出兩路兵船。左邊掛着徐字旗號。右邊懸着戴字旗號。兩翼官兵。攔腰截擊。使他東西不能兼顧。宸濠左支右絀。戰不多時。見自己前行各船。已被伍余兩軍掃盪干淨。祇聞一片呼救的慘聲。宸濠正當無可如何的。

時候。伍余又來幫助戴徐。好生惶急。只得下令退走。好容易衝開一條血路。向東逃生。官兵追逐了數十里。擒斬二千餘級。奪獲船械無數。方始收兵。宸濠退保八字腦。夜間泊舟。與黃石磯相對。磯勢險峻異常。宸濠問左右何名。左右皆不知。只有一小卒是饒州人。素悉地形。上前答道。這地名黃石磯。宸濠只道他有意訕笑。怒拔佩刀。把小卒殺死。劉養正忙問何故。宸濠道。他說是王失機。那不是當面訕笑我麼。養正因他誤會。細細詳解。宸濠方知爲誤。殺命將小卒屍首。好好安葬。歎息不已。有此一來。那班附從各將士。見他這般昏瞶。料難成事。紛紛散去。宸濠正在愁悶間。忽又接着軍報。守仁已遣知府陳槐林。檄等攻九江。曾瑛周朝佐等攻南康。宸濠大驚道。曾瑛是建昌知府。頗有材名。他也助着王守仁。去攻南康不成。南康九江若失。我還有甚土地麼。這便怎處。養正道。事已至此。愁也無益。爲今之計。惟有振作軍心。再圖一戰。若得戰勝守仁。奪還南昌。便可無慮。宸濠道。我看此間將士。多已解體。不堪再戰。我欲盡發南康九江兵。與他決一勝負。你道好麼。養正道。重賞之下。必有勇夫。大王何不多出金帛。懸賞購募。與守仁決一死戰。當可得勝。還向他處調兵。則甚。宸濠疑慮未釋。一面檄調南康九江兵馬。一面出了賞格。將士有當先効命的。賞千金。突陣受傷。加給百金。這令一下。很有効力。果然人人拚死。個個當先。鼓舟再進。又與對面軍官開仗。今日這班將士。抱了要錢不要命的宗旨。比前日大不相同。刀鎗並舉。礮銃齊施。一般銳氣。直向官軍隊裏撲來。官軍受傷被殺的。不下數百名。有些支持不住。稍向後方退却。伍文定目擊情形。急忙躍登船頭。擊劍在手。將臨陣退縮的兵士。砍死數名。又把令旗一揮。率領各戰船。掩殺上去。從那槍林彈雨中經過。文定毫不膽怯。督軍死戰。突有拳大的一箇火星。拍的一聲爆裂。掠過文定面部。文定連忙用手拂去。已把那連鬚長鬚。燒掉了一半。他却神色不變。指揮如故。官兵見主將如此鎮定。也拚命的上前。兩下裏酣戰多時。宸濠見不能取勝。方欲突陣助戰。不防震天價一聲響。迎面一砲飛來。正中他的坐船。要知宸濠性命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

縱火焚舟逆藩受縛

上書獻俘聖駕難回

却說宸濠見官軍戰鬪益力，恐難取勝，正擬衝殺過去，接應前敵，不防對面一砲射來，轟的一聲，早把船頭擊得粉碎，還虧左右保護，在那百忙中，移過別船。這箇當兒，烟霧迷漫，波濤震盪，各戰船都搖擺不定，部衆相率驚駭，各無鬪志。霎時潰散，盡行逃往樵舍去了。伍文定檢查戰功，斬擒二千餘級，申報守仁，預備再戰。宸濠二次失敗，喪萬狀，只得收合餘燼，聯絡殘舟，結成一箇方陣，連檣自守，盡出所有金帛犒賞死士，賣服軍心，守仁聞報，即遣人致書文定，書中無別語，只有急用火攻四字，正合文定之意，便邀集余恩、邢珣、徐漣、戴德孺等，議定埋伏夾擊等計策。各攜火具，分道並進，適值宸濠召見羣下，詳述兩次敗狀，擬將臨陣先逃的幾箇部目斬首示儆，那知這班部目都是劇盜出身，怎肯奉你的訓諭，枉送自己的性命？一時爭辯起來，譁諫不止，忽有探卒飛奔入艙，報說官軍來燒我舟。宸濠這一嚇，非同小可，慌忙出艙四望，早見前後左右一齊着火，時值秋燥，江上秋風大作，黑烟亂捲，赤焰飛騰，這許多油漆的船，蔓延更易，那裏還撲救得及？這時火勢一起，官軍即乘着賊衆慌亂，紛紛躍上舟陣來了。你道縱火的官軍從那方面來的？即是余恩、邢珣、徐漣、戴德孺等，四路水師與伍文定計議妥當，各駕輕舟，埋伏隱僻的所在，只等風色一順，分頭舉火，所以東西南北四面齊着，好教他措手不及。宸濠癡立船頭，一籌莫展，只見邢珣自左殺來，戴德孺自右殺來，余恩攻後，伍文定攻前，自己部下的將士紛紛投水，絕無抵抗的能力，曉得大事已去，不覺傷心流涕，正悲歎間，副舟已着了火。宸濠疾忙走入艙中，與妃嬪等相對痛哭，正妃婁氏挺身起立道：「殿下不從妾諫，致有今日，但殿下負皇上，妾不忍負殿下。」說至此，返身趨至船頭，一躍入水而死。衆妃嬪見火勢愈迫，料難逃生，也都陸續投水。只有宸濠兩淚交流，挈着世子儀賓兀坐舟中，束手待縛，不多一回兒，官軍四面躍入，即將宸濠父子緊緊縛定，盤着極粗的鐵鍊，牽出船外，移交伍文定坐船。宸濠見丞相元帥等盡作俘虜，一一縛置舟中，惟有面面相覷，長吁短歎罷了。伍文定等分頭擒捉，這一班著名的叛黨，不曾漏網了一箇。如李士實、劉養正、徐吉、涂欽、王綸、熊瓊、盧行、羅璜、丁賸、王春、吳十三、凌十一、秦榮、葛江、劉勳、何鏜、王信、吳國士、火信等，盡行械繫，共有數百餘人，還

有被執及脅從各官。如太監王宏。御史王金。主事金山。按察使楊源。僉事王疇。潘鵬。參政陳杲。布政司梁宸。都指揮鄭文馬。驥白昂等人。也一併拘住。共擒斬叛兵三千餘級。溺死約三萬人。其餘燒死逃去的。無可計算。又經伍文定遣兵掃蕩江面。捕獲在逃的賊船數百艘。餘孽肅清。其時守仁所遣陳槐。曾嶼等。也將九江南康二郡克復。各將吏陸續返報。回到南昌。守仁一一慰勞畢。伍文定手下將士。押解宸濠至座前。守仁正欲詰責。宸濠先哀呼道。王先生。本藩被你所擒。情願削去護衛。降爲庶人。請先生回顧前誼。曲爲矜全。守仁正色道。國法具在。何用嘵嘵。宸濠始不再求。只恨自己不聽婁妃之言。追悔莫及。守仁聽了。也爲之歎息。卽命水手撈認婁妃屍骸。從豐殮葬。衆將獻上宸濠函篋。內貯書信。多係京官疆吏。往來通問。不免有勾結情事。守仁無暇細閱。悉付丙丁。一面露布告捷。聞得武宗已啓蹕南征。急上封章一道。略云。

臣於告變之際。選將集兵。振揚威武。先收省城。虛其巢穴。繼戰鄱湖。擊其隋歸。今宸濠已擒。逆黨已獲。從賊已掃。閩廣赴調軍士已散。驚擾之民已定。竊惟宸濠擅作威福。睥睨神器。招納流亡。輦轂之動靜。探無遺迹。臣下之奏白。百不一通。發謀之始。逆料大駕必將親征。先於沿途伏有奸黨。期爲博浪荆軻之謀。今逆不旋踵。遂已成擒。法宜解赴闕門。式昭天討。然欲付之部下各官。誠恐潛布之徒。乘隙竊發。或虞意外。臣死有餘憾矣。蓋時事方艱。賊雖擒。亂未已也。伏望聖裁。擇持以鎮定。示以權宜。俾臣有所遵循。不勝幸甚。

武宗得奏。並不採納。飭將逆藩看管。聽候駕到發落。太監張忠。及安邊伯許泰等。因守仁曾有罷斥奸邪。禁止游幸的奏疏。心中狠有些嫌隙。就在武宗面前。說守仁先曾通逆。雖有功勞。未足掩罪。還虧武宗。尙有一線之明。置之不理。忠泰又貽書守仁。令將逆藩宸濠。縱入鄱湖。待皇上親與交戰。再行一鼓成擒。無非是歸功朝廷的意思。守仁絕不爲動。也不待武宗旨下。自將宸濠押出南昌。擬卽北上。偏是忠泰兩人。遣使齎威武大將軍檄文。邀截途中。勒令將宸濠交付。守仁不允。又避道走浙江。欲從海道押解赴京。夤夜到錢塘。那知太監張永。守在杭州專等。守仁只

得去見張永。明知他爲人尙好。便把計除劉瑾的功績。讚美一番。張永自然歡喜異常。守仁卽趁着只箇當兒。進言道。江西百姓久遭濠毒。困苦不堪。若再供給京軍。勢必鋌而走險。聚衆爲亂。足下公忠體國。素所欽佩。何不在京中諫阻御蹕。免費許多周折呢。張永歎道。王先生。你在全省供職。怎知內裏的事情。皇上天天在豹房中。被那羣小蠱惑。誰肯竭忠盡言。我是皇上家奴。只有默輔聖躬。相機諷諫罷了。卽如這番南行。出自聖意。皇上素性堅執。宜順不宜逆。只好用暗暗挽回的法子。不然。非但聖心不悅。並且觸怒羣小。讒言易入。孤憤誰知。王先生。你倒想想看。與那天下大計。有甚益處。守仁點首道。足下如此忠誠。令人敬服。張永道。我這點苦心。惟有你先生知道呢。守仁至此。始將忠泰邀取宸濠等情。一一說了。張永道。我所說的羣小。就是這班人。但不知王先生要怎樣的辦理。守仁道。逆藩宸濠。現已押解到此。事與足下相遇。欲將此事交託足下。未識足下能允我麼。張永道。這是先生的大功。有我在。斷不教先生受屈。但請放心便了。守仁就將宸濠囚車。交付張永。乘夜渡浙江。遶道越境。還抵江西。張永押解宸濠。卽日就道。途中還對着家人稱贊王都御史不置。是時武宗已至南京。命張忠許泰劉暉等。率京軍赴江西。軍尙未發。永已馳到。入見武宗。備說守仁如何忠勤。並揭出忠泰諸人僞狀。武宗方纔相信。張忠却又進讒言。說守仁旣到杭州。因何不來南京面聖。只怕有旨召他。他也未必肯至。可見得目無君上了。武宗復遣使促召守仁。守仁奉命卽行。馳至龍江。張忠又遣人阻截。不令進謁。守仁憤恨已極。卽將朝衣脫下。換了綸巾野服。避入九華山去了。張永得悉詳情。忙見武宗奏道。守仁一召卽來。中道被阻。今已棄官入山。願爲道士。國家失此忠臣。豈不可惜。武宗方下了一道詔旨。卽令守仁還鎮。特授江西巡撫。擢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。邢珣爲江西布政司右參政。並令守仁再上捷書。守仁只得改易前奏。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。討平叛逆。復將諸嬖倖姓名。一一列入。說他們參贊有功。江彬等方無後言。武宗便在南京受俘。擇定城外一片廣場。豎着威武大將軍旂幟。卽日與江彬等戎服蒞場。飭令各軍四面圍住。方將宸濠放出去。下鎖練。叫他站立中間。武宗親自擂鼓。再令兵役把他縛住。方始回城。武宗在南京受

俘後。怎麼尙不回變。一天一天的耽擱下去呢。原來他的本意。實因羨慕南朝金粉。前來游幸。不過借着親征的名目罷了。當路過揚州時。太監吳經。探選處女寡婦。供奉行在。武宗日圖歡樂。還記得甚麼京師。有時帶着數騎出城打獵。在外留宿。却虧隨駕的劉娘娘。婉言勸阻。方不至任意游行。所以江彬等扈蹕南京。只望武宗多留一日。他也好多樂一日。當地的婦女。不知糟蹋了多少。還有太監張忠。安邊伯許泰。仍執着前旨。竟率京軍赴江西。及抵南昌。見了守仁。傲慢異常。守仁却殷勤盡禮。優待京軍。任憑你誣譏他。罵他。都付之不聞不見。只令城中婦女。暫徙鄉間。免生事端。因此兵民相安。轉瞬已屆冬節。北軍思家念切。糾紛求歸。張忠許泰不准。反欲往教場校閱。邀請守仁率軍同去。及至守仁蒞場。忠泰忽提出南北校射的話。守仁明知其故。不得不從。當即傳令校射。京軍先射。十箭內約中七八箭。輪到江西軍。不過十中四五。張忠便當面訕笑。更請守仁射箭。守仁被逼不過。只得應允下去。喚隨從帶過馬來。飛身上騎。發開四蹄。先跑了一回。蹄子將箭靶看得清切。然後回到發矢的地點。拈弓搭箭。弓開如滿月。箭發似流星。喝一聲着。不偏不倚。正中紅心。一時采聲與鼓聲齊起。第二枝箭又到。可巧與第一枝箭。並桿豎着。僅隔分毫。鼓聲又震。喝采愈高。守仁忽從馬上跳下。側着身子。又將第三枝箭射去。竟把等二枝箭送出。讓這第三枝箭插入南北兩軍。觀此驚人絕技。一個個踴躍歡呼。連鼓聲都掩住了。這個當兒。張忠密語許泰道。我欺他是個文官。沒甚武藝。誰知他有這樣的本領。連我軍都輸服他了。如何是好。許泰即起身離座。向外止住守仁道。都堂神箭。不亞當年養由基。怪不得立平叛逆。我等已領教過了。就此歇手罷。守仁正好借此收場。便與忠泰告別。撤隊而歸。過了一天。聞得忠泰有班師消息。尙未證實。次早忠泰果來辭行。守仁設筵餞別。無非是照例的事。不必細說。又要提及武宗了。不知武宗何日回京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

魚沼嬉游險驚墜水

豹房晏息病重歸天

却說武宗駐蹕南京。游行自在。並無歸意。江彬又慫恿武宗游幸蘇州。下浙江。抵湖湘。武宗久慕蘇杭。此言正中下懷。時當十五年正月。飭羣臣議行郊禮。大學士梁儲、蔣冕等隨駕在此。接了這道詔敕。料想此議一定。回鑾更無日期。三次上疏諫阻。始蒙准奏。說算把游幸蘇浙事作爲罷論。但還京音信杳然。倏忽又過了半年。只可恨江彬倚勢作威。侮辱衆官。欺壓百姓。日有所聞。惟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守正不阿。曾因江彬索取城門鎖鑰。嚴詞拒絕。彬雖驕橫。却也奈何他不得。宇又倡率九卿臺諫。奏請回鑾。疏凡三上。武宗召彬與商。彬請下詔嚴譴。武宗不許。只下一道手諭。令各官盡心治事。稍遲數日。便當回鑾云云。各官接奉此旨。又恭候了月餘。仍無一毫動靜。只傳開行宮裏。屢有怪異。或說有物如猪首。下墜御前。或說武宗寢室中懸着人首。謠言百出。人情洶洶。大學士梁儲忙與蔣冕商議。準備伏闕極諫。當夜寫好奏章。到了次日。二人跪伏行宮外。痛哭流涕。約歷兩三時。中官方把奏章取去。又閱一時許。旨由中官傳出。飭令退去。二人因未蒙諭允。叩首固請。中官復入內代奏。武宗方宣諭還京。二人得旨退出。卽令扈從人等籌備還蹕事宜。又過了幾天。諸事備妥。申請啓蹕。武宗還想拖延日期。忽聞宸濠在獄。有謀變消息。只得起程北歸。是夕親祭龍江。駐蹕儀徵。次日至瓜州地面。大雨時行。暫就民家避雨。待雨過天霽。方從瓜州渡江。臨幸金山。眺望長江風景。翌日登舟南渡。幸故大學士楊一清私第。飲酒賦詩。載賡迭和。又流連兩三日。一清委婉進諫。請武宗速回京師。武宗纔出離楊宅。向揚州進發。到了寶應地界。有一巨浸。名叫汎光湖。武宗見湖光似鏡。激灩波平。清澈明淨。游魚可數。不禁大喜。道好一個捕魚的地方。立卽傳旨停舟。揚州知府蔣瑤正來接駕。武宗便命備辦網罟等物。蔣瑤不敢違慢。卽日照辦。呈交御船。偏是太監邱得向他索賄。不能如願。就把他鎖繫起來。蔣瑤只得託人疏通。奉了厚賂。纔得銷差脫罪。武宗命宮人侍從等拋網湖心。以得魚多寡定賞罰。大衆划着坐船。分頭下網。武宗開艙坐觀。但見三三五五攬網取魚。不覺心曠神怡。流連忘倦。約歷半日。各舟紛紛獻魚。武宗便按多寡給賞。下令罷漁。再看那進獻的魚中。有一魚大而且奇。戲云此魚足值五百金。江彬正恨蔣瑤未奉例規。便說所獲巨魚。

應交地方官承賣。武宗准如所云。命將巨魚送與蔣瑤。守取價值覆旨。去不多時。蔣瑤自來見駕。呈上簪珥等物。奏道。臣奉命守郡。不敢妄動庫銀。臣家別無所有。只有臣妻幾件首飾。聊以塞責。應命。特來請罪。武宗一笑作罷。仍將各物賞還。蔣瑤叩謝。武宗問道。此地有一瓊花觀。不知花作何狀。蔣瑤頓首答道。從前隋煬帝時。到來賞過瓊花。至宋室南渡。花即憔悴死。今已絕種了。武宗道。既無瓊花。別的土產可有。蔣瑤道。揚州雖號繁華。却無異產。武宗道。苧麻白布。難道不是揚州特產麼。蔣瑤只得應命而退。回到本署。備辦細布五百疋。奉作貢物。武宗方下旨開船。從揚州行抵清江浦。重幸太監張陽家。宴樂了三日。武宗問張陽道。朕過汎光湖。觀魚頗適。清江浦是著名水鄉。可有取魚的湖沼麼。張陽奏對道。此間有一積水池。水勢甚深。魚族亦多。諒可下網。武宗喜道。既如此。朕擇明日觀漁。你去預備網罟罷。張陽領旨。自去照辦。到了下一天。武宗帶着侍從。徑往積水池邊眺覽。山高林密。風景清幽。但此池佔地不多。不能駕駛大船。因向張陽動問。張陽道。池中本有小舟。可以取用。多泊在外面蘆葦中呢。武宗當即舍陸登舟。行不一里。果見兩岸隱僻處。泊有漁船。便命侍從等。各駕小舟。四散捕魚。武宗看得興起。竟帶四名太監。躍登小舟。自去捕魚。二太監划槳。二太監布網。漸漸的盪入中流。見有白魚一尾。銀鱗燦爛。游泳水中。煞是可愛。武宗忙喚二太監張網。那知這魚兒活潑異常。網來網去。捕他不得。武宗好生惱恨。竟從舟中取出魚叉。親手擲去。不意用力太猛。船勢一側。撲咚的幾聲。一齊跌落水中去了。幸虧操舟的兩太監。曾在京內太液池中。習慣泗水。不畏覆溺。抓住了武宗手脚。推出水面。各舟聞警齊集。方將武宗攙入舟中。並把太監等救起。但武宗早。日色慾過度。元氣已虧。又感受了寒氣。因此鼻息細微。人事不省。忙喚帶來的御醫。用法施救。武宗吐出許多清水。方始悠悠蘇醒。怎奈下元虛損。從此不能復原了。大學士楊廷和等。請速還京。武宗准奏。在路並不耽擱。舟行甚快。那天已抵通州。即召各大臣集議。處置宸濠。楊廷和等上言。請如宣宗處高煦故例。御殿受俘。然後議刑。江彬獨謂誅逆宜速。免生他變。武宗深以爲然。遽令宸濠自盡。死後燔尸。以正國典。越三日。駕還京師。大耀軍容。輦道東西。列着許多兵士。刀鎗密布。

氣象森嚴。各逆黨一併牽至。跪在兩旁。凡因逆案牽連的。如尙書陸完。都督錢寧等。一個個赤身反縛。背上懸揭白幟。大書姓名罪狀。還有逆黨眷屬。不問男婦長幼。也都裸體跪着。這時候。軍容嚴厲。肅靜無譁。武宗戎裝跨馬。佇立正陽門下。閱視良久。纔將附逆著名的奸黨。飭令正法。餘犯仍回繫獄中。事畢。武宗始還豹房去了。後來錢寧伏法。陸完譴戍。我就算一言表過。再說武宗親征凱旋後。特旨令定國公徐光祚。駙馬都尉蔡震。武定侯郭勳。祭告宗廟社稷。過了幾天。又補行郊祀大典。武宗身雖疲弱。免不得親自主祭。駕至天壇。循例行禮。初次獻爵。武宗跪拜下去。忽然心悸目眩。支撐不住。侍臣慌忙左右扶掖。半晌方起。哇的一聲。吐出一口鮮血來。腥穢難當。渾身發顫。自知不能成禮。委王公草草畢祭。上輿回返大內去了。轉瞬已過殘年。武宗因病體未痊。飭免朝賀。一病數月。又屆季春。月朔適遇日蝕。陰霾四塞。有些見識的。都知是不祥的預兆。只有江彬等驕奢淫佚。益發無法無天。矯傳上旨。改西官廳爲威武團營。自稱兵馬提督。縱容邊卒。擾害閭閻。武宗却臥病豹房。嘗然罔覺。雖經御醫悉心調治。終不見效。日重一日。自知不起。忽從昏昏沈沈中醒來。見太監陳敬蘇進兩人侍奉左右。便囑咐道。朕疾至此。已難挽救了。可將朕意傳達太后。以後國事。當請太后宣諭。閣臣妥爲商議。語至此。氣不相續。喘息良久。復太息道。從前政事。是朕一人所誤。與你等無涉。但願你等日後謹慎。毋得妄爲。陳敬蘇進齊聲遵旨。等候武宗睡後。方去通報張太后。及至太后到豹房。武宗已不能言。只淌下幾點淚來。太后尙欲慰問。那知他兩眼向上一翻。竟自歸天去了。壽僅三十一歲。太后急召楊廷和等至豹房。商議立儲事宜。廷和請屏去左右。然後密稟道。江彬不臣。勢將謀變。若聞皇上宴駕。恐彼迎立外藩。挾主興兵。爲禍不淺。還請太后先事預防。免生後患。太后道。事將奈何。廷和道。依臣愚見。現下惟有祕不發喪。先定大計。這裏耳目甚近。事恐洩漏。不如還至大內。再作商量。太后稱善。立即乘輦還宮。廷和相隨入內。議畢。赴閣。太監谷大用及張永。都來探信。廷和道。皇上大漸。應立皇儲。張永連聲稱是。廷和卽從袖中取出祖訓。宣示諸人道。兄終弟及。祖訓昭然。興獻王長子。係憲宗孫。孝宗從子。皇帝從弟。按照次序。當然繼立。梁儲蔣冕毛紀等。齊